

17

黃梅戲專輯



湖北文史資料

一九九六年第二輯(總第四十九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六年第二辑

(总第四十九辑)

黄梅戏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黄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合编

前 言

黄梅戏发源、形成于湖北省黄梅县。这辑《黄梅戏史料》，忠于历史，从黄梅戏的源流、与其他剧种的关系、传统剧目、名演员及“回娘家”等方面比较全面地进行追踪摄迹，对了解、研究黄梅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振兴黄梅戏，真正把黄梅戏请回娘家，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史实，同时，为宣传湖北和黄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黄梅县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楚文化的熏陶和吴文化的影响，文化积淀较为深厚，其中以民歌小调尤为突出。历代劳动人民在劳动中创造出的茶歌、樵歌、渔歌、船歌、砬歌等等，遍及全县，老少妇孺，人人能唱。早期《黄梅县志》记载的“黄梅十景”，就有“多云樵唱”和“太白渔歌”二景是以歌而命名的，可见歌风之盛。歌声在劳动中指挥和协调了动作及节奏，消除了疲劳，振奋了情绪，在民间艺术中孕育了黄梅戏的萌芽。黄梅戏的前身采茶歌（亦称采茶腔、黄梅调），就是在该县的紫云山、多云山茶乡产生的。每年春季，在云雾缭绕的山中采茶，在狭小阴暗的烘房里制茶，在崎岖山道上运销，成为紫云山、多云山茶农的主要活计。年复一年，这种单调、辛苦的劳动，直接激发了茶农们用歌声诉说自己劳动过程中的感受。

说唱文学在黄梅县的历史也颇为悠久，其形式有10余种，其数量近200来篇，以反映当地生活题材和民间流传故事的内容为主。这些说唱文学当然不是完整的戏曲，但大都含有扮演人物或扮演故事的成分，可以说是黄梅戏的雏型。

黄梅戏的传统剧目，素称“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实际演出的达 200 余个。这些剧目，有的来自民歌的扩充，有的来自说唱文学的改编，有的来自黄梅一带真人真事的创作。它是形成一个地方剧种的重要因素。而且，它伴随说唱形式而来，又经历过从独角戏到两小、三小和三打七唱、管弦伴奏的发展阶段，逐步使黄梅戏在表演艺术上得到综合，走向成型的黄梅戏曲。

当然，不应否定黄梅戏曾受到其它剧种的滋润和艺人的厚爱，但它毕竟是生长在黄梅县的土地上。

黄梅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地方小剧种。解放前，它登不上“大雅之堂”，封建统治者斥之为“淫戏”，加以禁演。但它仍然在紧锣密鼓声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因为它拥有广大观众。它的曲调来源于民歌小调，优美动人，好唱好听，通俗易懂；它的题材贴近生活，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深刻的人生哲理，既表现了生活的冲突，又表现了生活的和谐；它演出简单，虚拟性强，适应性强；它表演生动活泼，在传统的戏曲程式中又包容了民间歌舞，既有借鉴又有自己的特色；它的演员有半艺半农、半艺半商的，生活中的角色往往就是戏曲中的角色，是演戏又并非演戏。因此，它独具风格，雅俗共赏；无论是从戏曲美学角度讲，还是从观众心理角度讲，它都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由于地理位置和旧社会的原因，黄梅县这块生长黄梅戏的风水宝地，却给黄梅戏艺术带来了不幸。该县境内北部多山，腹地多湖，南临长江，是水灾频繁发生的重灾之地。每到春夏之交，山洪暴发，湖水泛滥，江堤溃口，常常是一齐袭来，大半个县被淹。为了生存，一些以演戏为职业的青年男女，纷纷逃往安徽、江西靠卖唱糊口度日，使黄梅戏成为“苦命丫头”而流浪。

直到 50 年代初期，黄梅戏在安徽获得大发展。可喜的是，黄梅县自己的戏曲锣鼓从未停歇过。如今，全省黄梅戏的普及与提高已形成了好的势头。

此专辑由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和黄梅县政协文史委合编。工作中得到了黄梅县政协领导的积极支持；主要撰稿者——黄梅县文化局桂遇秋同志，从事黄梅戏的史料积累工作达 50 年之久，每篇稿件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黄梅戏在全国都是有一定影响的剧种，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此辑难免有遗漏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6 年 12 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特稿	
毛泽东看黄梅戏	梅 白 (1)
向毛主席汇报演出《过界岭》	曹荫棠 (3)
《於老四与张二女》晋京演出的前前后后	汤金城 (6)
湖北黄梅戏	余笑予 (15)
二、形成、发展与外流	
黄梅采茶戏的形成与发展	桂遇秋 (21)
黄梅采茶戏形成年代的几种说法	桂遇秋 (25)
黄梅戏历用的名称	学 犁 (32)
从“两小”到“上四角、下四角”	莫诚斋 (39)
从山歌畎腔到主调〔七板〕	学 犁 (42)
皖西南黄梅戏发源于黄梅	莫诚斋 (44)
黄梅采茶戏与九江采茶戏	莫诚斋 (50)
都作黄梅县里腔	莫诚斋 (57)
赣中、赣西采茶戏与黄梅戏也有一点关系	馨 洁 (61)
新安江、富屯溪两岸的三角戏	光 皓 (64)
几个花鼓剧种与黄梅戏也有点渊源	桂遇秋 (68)
鄂东南采茶戏、花鼓戏同出一源	学 犁 (73)
三、与其它剧种的关系	
汉剧对黄梅戏的滋润	梅重喜 桂友林 (78)
高腔与昆曲对黄梅戏的影响	梅重喜 桂友林 (80)
说唱文学与黄梅戏的历史渊源	桂遇秋 (81)

民间舞蹈与风俗、杂艺在黄梅戏中的应用 学 犁 (124)

四、传统剧目

我所搜集的黄梅采茶戏传统剧目 桂遇秋 (127)

五、建国后史料

黄梅戏的发展现状 熊文祥 郑 斌 (158)

黄梅县戏曲工作概况 刘寿全 (165)

安徽省黄梅戏剧团首次“回娘家”的演出 桂遇秋 (169)

黄梅戏故乡的一个乡剧团 殷灼华 (171)

黄梅戏曾在枝江兴盛一时 钱 斌 (177)

1949年至1982年黄梅采茶戏重要活动见闻 桂遇秋 (183)

六、名人与班社

邢秀娘小传 桂友林 梅重喜 桂光文 (192)

龚三齐其人其艺 桂遇秋 (194)

名师罗运保 莫诚斋 (196)

张木火的师祖与师傅 光 皓 (198)

生不能唱戏，做鬼也要唱 馨 浩 (202)

三拜罗运保 桂遇秋 (204)

从湖北唱到江西 梅重喜 (208)

残妆和泪湿怀宁 桂靖雷 (211)

陈记和和他的三兄弟 余海先 (217)

试用弦乐伴奏的冯龙伢 张木火 (219)

徐长林小传 学 犁 (221)

李世寿在《卖花记》中所塑造的包公形象 光 皓 (223)

注重民族气节的许连喜 莫诚斋 (228)

两代名伢 学 犁 (230)

名副其实的盖三县 桂遇秋 (234)

鄂赣皖边区从艺录 桂靖雷 (242)

他也可叫桂不论 桂遇秋 (250)

丑不发笔 旦不上妆	馨 洁 (253)
项雅颂、乐柯记演《山伯访友》	馨 洁 (258)
我为什么要创作《计歼敌首》和《羊入虎口》 ...	项雅颂 (264)
我演《过界岭》的体会	张懿芳 (266)
我的艺术之路	黄东风 (274)
黄梅采茶戏班社概况	学 犁 (280)

七、附录

黄梅戏与花鼓诸腔起源、发展及传播等言论剪辑

.....	桂靖雷 (291)
黄梅采茶戏流行区域历史文献资料辑录	桂靖雷 (300)

毛泽东看黄梅戏

梅 白

（湖北省的黄梅县，是黄梅戏的发源地。最近，这个县黄梅戏剧团把“原产”的黄梅戏带到了北京，唱做俱佳，其中传统戏《於老四与张二女》，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备受观众欢迎。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看过有关於老四与张二女的折子戏，陪同毛主席的梅白同志记下了他的回忆，现刊发如下——编者）

毛泽东同志喜欢京剧，也喜欢地方戏和民歌，到武汉，总要看汉剧，楚戏，听听湖北民歌。1958年在东湖客舍，他问我：“黄梅戏怎么到安徽去了？”我说：“是大水冲去的。黄梅县地处在长江、龙感湖之间，每次水灾，会唱黄梅戏的水乡人家，就流落到附近的安庆一带去卖唱。”他长叹一声：“是这样！严凤英演的《天仙配》的娘家是黄梅县。可是，我总想看看你们老家的黄梅戏——‘原始戏’黄梅戏，知其源嘛！这样就可以比较一下。有比较才有鉴别……”

把黄梅县黄梅戏剧团请到武汉来了，我同剧团的人商量：该拿出什么节目？有人说了新剧目，有人说有《过界岭》这类传统剧目，就怕说是黄色的，是低级趣味。我如实向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哈哈大笑：“到底是什么色？看了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红色的嘛！”我讲了於老四和张二女恋爱的情节和与此有关的几个传统剧目。主席忽而严肃起来：“不能把人民喜闻乐见的、土里土气的东西，斥之为低级趣味！”当夜，毛主席在洪山礼堂欣赏了“原始”的黄梅采茶戏。开始，他要我当“翻译”，后来便聚精会神地

看和听，不断点头微笑，称赞，“有意思”、“有风格”……而一些机关干部看了，说不该把这种东西“亵渎”主席。隔天，主席谈了他的看法，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文化要交流，国际之间要交流。黄梅采茶戏发展到现代黄梅戏，是一个进步、交流的结果。你们黄梅人还是演自己的土戏好。昨天夜晚的那几个节目的共同特点，是乡土风味，很感人。起先，我要你翻译，以后，我也成了‘黄梅佬’了。你们的采茶戏跟湖南的花鼓戏一样，使本地人有亲切感，喜闻乐见，是自然的。我这个湖南人，对你们黄梅的这个戏，也有亲切感。艺术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艺术要有民族特色、乡土气味……不能随便说什么‘色’，我说只要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可惜说到这里，被别的事打断了。

第二年，1959年7月10日，我随王任重同志等陪主席从庐山到九江下水，游过了黄梅县的小池快到黄家湾时，主席上了登陆艇，问我：“这里离你的老家多远？”我说，还有15里。主席又兴致勃勃谈起黄梅戏，饶有风趣地说：“於老四、张二女现在该行时了吧？”接着指出：“这一对情人，以字行，留姓不留名，可见这是一对劳动者。要不张二女怎么推车呢？”瞧！“原始的”黄梅戏给主席留下了多深的印象！

一次，主席听了蒋桂英演唱的民歌，说有荆楚特色。他最喜欢有关小女婿的那一首，对“一丁点”这个词尤感兴趣，他说如果翻成北方话的“小不点儿”或者普通话的“一点点”，就没有荆楚特色了。主席对现代歌剧《洪湖赤卫队》也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歌剧之所以受欢迎，而且流传开了，主要的是歌剧的主旋律有荆楚特色。有“下里巴人”的特点，所以，“国率而和者数千人”。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8年1月26日第七版）

（作者系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

向毛主席汇报演出《过界岭》

曹荫棠

1958年，我担任黄梅县文化科副科长，兼黄梅戏剧团党支部书记。3月25日上午，我接到县委的紧急通知，湖北省委要求把参加演出黄梅采茶戏《过界岭》的全体演职人员名单、政治面貌及工作表现，写成书面材料，速报省委。当天下午，我又接到县公安局的紧急通知，要求按同样的内容报送县公安局，由他们审查后再报送省公安厅审查。这件突如其来的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我想一个县级剧团演一个戏的全体演职人员的政治面貌和工作表现要同时报告省委和省公安厅审查，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我猜想可能要调我团这个戏到省里去为重要会议或中央领导人演出。事关重大，任务紧急，我除了按要求速报材料外，并立即将《过界岭》一剧进行精益求精地加工排练。

3月29日，县委正式通知我，说接省委办公厅通知：要我带领已上报的全体演职人员于4月2日前赶到省委第一招待所报到，并要注意保密。当时去的演员有：王艺修（饰於老四）、龚利华（饰张二女）；乐队人员有：曹灼华、季全、翟英、黄六喜、蒋振华、龚安吉等。

4月5日上午，省委办公厅负责同志通知我：今晚有演出任务，要求作好准备。下午5时半，我们剧组被工作人员带到武昌洪山礼堂后台的化妆室里，进行化妆，等待演出。不一会，化妆完毕，演职人员进入后台。只见台上照明灯全部打开，台顶上还挂有七、八十盏点燃的汽灯，照得整个舞台如同白昼。演职人员

怀着好奇的心情，不时地从幕布缝隙中向台下观望。晚7时许，观众席从6排以后坐满了观众，全场静寂无声。7时15分，观众席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们从幕布的缝隙中看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向前排座位走来，并微笑着向鼓掌的全体观众招手致意。毛主席走到第4排中间的座位上坐下来，与他相隔一个座位坐的是周总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及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分别坐在毛主席的左右和第5排座位上，4排以前的座位全部空着。当看到毛主席接过工作人员送给他的《过界岭》剧情简介时，我们全体演职人员的心情万分激动，做梦也没想到是给毛主席汇报演出，这真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幸福，全体演职人员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化为无穷的力量，演好《过界岭》，以最佳的演技向毛主席汇报。7时30分，随着一声铃响，舞台帷幕被徐徐拉开了，演员们抑制住激动、紧张的心情，从容、镇静地走向前台，正式向毛主席汇报演出。此时此刻，演员们多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多看上毛主席几眼，多么想喊出自己的心声：毛主席万岁！可又怕顾此失彼，影响毛主席看戏，于是全神贯注地进入角色，用实际行动向毛主席致敬。在演出过程中，演员们看到毛主席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不时报以点头和微笑，这一切使在旧社会深受歧视和压迫的演员们感到格外亲切，一股股幸福的暖流涌向全身，化作了巨大的动力，使汇报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演员们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睁大双眼，目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退场后方回到后台，他们眼眶里仍闪动着喜悦的泪花，唱啊、跳啊、笑啊，沉浸在无限幸福的回忆之中。当观众全部走完后，王艺修同志还特地跑到毛主席坐过的位子上又摸又坐，真是流连忘返。当夜，全体演职人员激动万分，彻夜难眠。

当我把毛主席观看黄梅采茶戏《过界岭》的盛况带回向全团人员介绍后，大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少人热泪盈眶，纷纷

发言。许多老艺人回顾了自己在旧社会长年漂流江湖，卖艺于露天草台，经常受到黑势力的刁难、敲诈、勒索，甚至身陷囹圄的悲惨遭遇，更加感到：“我们艺人今天能翻身作主，登上表演艺术的大雅之堂，完全是托毛主席的福，是托社会主义的福。”更有不少同志认为：“毛主席观看我们的演出，是对我们黄梅采茶戏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鼓励，我们要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这株源于黄梅、深植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艺苑奇葩，让它在党的‘双百’方针的阳光照耀下，开得更加鲜艳，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社科助理研究员、原黄梅戏剧团党支部书记、县政协常委）

《於老四与张二女》晋京演出的前前后后

汤金城

一、众人浇开山茶花

不少看过《於老四与张二女》剧的观众，都称赞这出戏象一株素雅芳香的山茶花。

这株山茶花之所以能吐蕊流香，一是由于它根植于黄梅这一方乡土，二是因为它有许多热心把黄梅戏请回老家的人为其精心培植、及时浇灌。

《於》剧取材于散见黄梅民间的许多有关於老四与张二女的折子戏。这些折子戏，在旧社会都被斥之为“花鼓淫戏”；是武汉市戏剧研究所的周绍颐率先在《武汉剧坛》上发表题为《一部值得重视的爱情悲剧》的文章，唤起了人们对於、张爱情故事的重视，为陆登霞把1982年改编的《於》剧初稿重新拿出来进行修改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84年《乡土戏剧》第1期发表了陆登霞、吴洪激合作的《於》剧第2稿（当时陆为县戏工室编剧，吴为县广播局办公室主任），这让更多的人了解《於》剧，关心《於》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周绍颐与省群艺馆冯康男又主动热情地将有关同志引荐给龚啸岚、梅少山、管纵等老一辈戏剧家，使《於》剧一开始就得到省戏剧界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

8月，剧作者在发表稿的基础上，修改演出本第3稿。省歌舞团夏奎斌和省楚剧团邹文跃应邀与黄梅县黄梅戏剧团赵伟寿一起，出任《於》剧导演。武汉音乐学院刘正维应邀与县黄梅戏剧

团曹灼华一起，为《於》剧作曲。《於》剧于国庆节同观众见了面。

10月，武汉剧院吴淦生专程来黄梅观看了《於》剧，对《於》剧的导演和表演给予了科学的评定。

同月，省文化厅副厅长舒志超、剧协副主席龚啸岚、戏研所杨士雄、群艺馆冯康男、武汉军区胜利京剧团叶新谱等，专程来黄梅观看了《於》剧后，既热情赞扬了《於》剧的进步和所取得的成绩，又对《於》剧如何作进一步修改、锤炼、提高，提了很多很有见解的意见。龚啸岚还鼓励说：“在历来的传统戏中，为一对青年农民的爱情写戏，这还是第一次。要锲而不舍。既要有近期目标，又要有远大目标。要小修不间断，大修分阶段。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把《於》剧演到北京去，演到海外去。”

年底，在全省重点剧目舞美攻关会期间，省戏研所戴真和刘忠源对黄梅的舞美设计之一李发良作了精心的指导，使《於》剧舞美有新的重大突破。

1985年元月，安庆市黄梅戏一团程学勤应邀与黄梅县黄梅戏剧团翟乔松、曹灼华一起，为《於》剧第四稿作曲。

2月，杨士雄、邹文跃、赵伟寿一起导演第四稿，省楚剧团蔡顺英作了热情的辅导。

3月中旬，龚啸岚、郑启中、邓式钟来黄梅指导《於》剧攻关。龚啸岚明确指出：“修改第四稿的重点是把握一个风格，补好三处漏洞。”郑、邓两位教师为《於》剧服饰设计和制作出了好主意、想了好办法。

4月上旬，黄梅县黄梅戏剧团在省地文化厅、局的支持下，参加省首届戏剧节演出，获舞美金奖和剧本、演出、演员、音乐4项银奖。省电视台在县剧团演出的现场录制并播放了《於》剧的全剧录像。

6月，省文化厅厅长徐春林，艺术处处长阮润学等来县黄梅戏剧团考查，提出把黄梅戏请回娘家来的“学习、继承、借鉴、革

新、改造”的十字方针。

为使《於》剧磨成精品，成为请回老家的代表作，1986年元月，省文化厅徐春林、阮润学，戏研所万光成等，在地区宣传、文化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来黄梅观看《於》剧，为《於》剧的进一步加工、锤炼作了安排。

6月，省剧协主席韩光表，文化厅徐春林、阮润学，省楚剧团魏正芳来黄梅观看《於》剧，并就地召开了座谈会。接着，省文化厅又召集在汉专家为《於》剧开专题讨论会，省戏研所陈先祥、周华黔、张礼民和省京剧团谢鲁、彭志淦、郭大字等许多专家，为修改、提高《於》剧出谋献策。

8月，张礼民（执笔）与陆登霞、赵伟寿一道在武汉修改出《於》剧第8稿。省文化厅立即在九宫山召开《於》剧第8稿讨论会，余笑予、魏正芳、周华黔、刘明保等专家都认为这一稿有重大进展，令人满意。

9月10日，省戏研所陈先祥、张礼民、戴真、刘忠源、郑秀权、肖毅芳等，和安徽戏校、安庆市黄梅戏一团的许多教师一起，为排好演好《於》剧第8稿出智出力。

11月，黄梅县黄梅戏剧团，在做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省黄梅戏调演。21日晚在洪山礼堂演出了《於》剧，它以耳目一新的面貌与千余名观众见面，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振乾，省委副书记赵富林，省委常委、军区政委张学奇，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周巍峙，在省文化厅厅长徐春林、地委书记杨祖炎的陪同下接见了演员。关广富说：“这是一个反封建的好戏。这是个悲剧，演成了喜剧，而且很有风趣。你们演员演出了个性，比如，於老四痴情而憨厚，张二女痴情而刚烈。张大维是个典型的封建旧礼教的维护者，也是一个维护封建旧礼教的失败者。要把黄梅戏请回来，要好好向安徽学习。”

二、乡土恋歌一曲

1988年农历11月18日，由地委行署的领导王耀斌、胡荃荣和地区文化局局长徐长松、副局长章华荣，带着一群喜气洋洋的演职员，来到了渴慕已久的共和国首都——北京。

元月8日，《於》剧剧组置旅途疲劳而不顾，排练的排练，装台的装台，为晚上在北京军区礼堂的首场演出紧张地进行着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6时35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秦基伟，在北京军区首长的陪同下，和夫人一起高高兴兴地来到舞台北侧的会见室，接见了地委行署和地区文化局带队的负责人。地委行署和地区文化局带队的负责人，在向秦基伟作了简要汇报后，恳切地提出了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的要求。秦基伟坦诚而又风趣地用浓厚的湖北话笑着说：“等我先看一看，看你们这出戏拿不拿得出手哇！”

在北京主持湖北省对外经济贸易经济发布会的副省长徐鹏航得知秦基伟观看黄梅戏的消息后，也特地赶到军区礼堂作陪。

整洁宽敞的军区礼堂，楼上楼下14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全是列队入场、着装齐整的男女官兵。7时整，大幕在轻快欢乐的音乐声中徐徐拉开，首先展示给观众的舞台布景，是一组象人民大会堂湖北厅的窗帘那样，用黄梅民间工艺精制的“黄梅挑花”图案。接着，“黄梅有座四祖庙，三月初三人如潮……”的幕后伴唱声中，各样“香客”接二连三地出台。香醇甜润，婉转悠扬的黄梅歌式的音乐韵味，清新典雅，别具一格的黄梅挑花布景的风采，鲜明的鄂东地方特色，仿佛一杯杯葡萄美酒使官兵们陶醉；又好象一首首田园诗，让观众心旷神怡。演出还不到两三分钟时，台下就爆发出了第一次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当剧终合唱“莫道雾浓路不见，坎坷过后是阳关”的最后一个音符时，秦基伟即刻离席，高兴地向台上走去，他边走边宏声大气地说：“演得很好！可以到中南海去演。”